仁山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仁山集

(二)

金履祥撰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四

詩四言古詩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北山之高表我東底惟山降神生何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天子命德在躬

道廣心平不外以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既表程朱亦躋呂張

謂爾夫子纘程朱緒卿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於鄉卽命於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

玉墀導揚燕翼是託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資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子爲世宗儒來遊來歌

東觀石渠夫子曰止臣非索隱士各有志亦既髦只天子曰猷咨爾夫子汝予交修講殿幄帷爾優爾遊

夫子曰道惟帝之蹈臣何庸力亦聿既髦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終棄予廩於宮祠寓我渠渠夫子曰由

匪詭匪隨匪傲匪求云受奚爲子子干旌侯伯是將鳳凰於飛亦集爰止北山之陽優優夷夷盤溪之流

可以樂飢明明天子肇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無怠巖巖北山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

天子萬年允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愆金玉爾音以永斯文

華之高壽魯齋王先生七十

金華之高其色蒼蒼維華降神生何及王維王及何文公孫子天子是師斯文之紀翼翼王子教行於東

思樂東州。舞雩之風。東人之子。其來秩秩。是追是琢。是進是服。有車班班。有來自東。子曰予髦。樂此新宮。新宮嚴嚴。佩玉翩翩。毋曰予髦。而將閉關。自古在昔。聖賢有作。七十之齡。德烈方恪。於時阿衡。一德之書。於時尚父。猶磻之居。於時宣尼。從心不踰。六籍是正。三千其徒。百里何爲。亦顯其君。武公九十。懿戒維新。屹屹王子。三壽作朋。視彼霸佐。曾是足論。巍巍王子。我人所宗。維北有斗。維岱在東。亹亹王子。毋遏來學。是潔是進。亦審亦度。毋信其言。省其退私。毋晦其明。而左右咨。明明天子。宅此四國。寤寐幽人。旌旄幣帛。北山之陽。其及王子。毋然遁思。孤我帝祉。帝心孔翼。帝民孔棘。盍濬其源。而沛其澤。穆穆王子。毋斬爾猷。以永斯文。邦家之休。吉甫作頌。其詩孔陾。相彼兕觥。以介眉壽。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爲書北山之英四字。求跋、爲作詩。

北山之高。屹屹南州。北山之英。爾公爾侯。誕此鄭公。維國之器。有偉其才。有奇其氣。不屑以潔。不震以強。權不離義。鍛不柔剛。戎始歸疆。人喜公慮。謂戎未覺。永固我圉。既藩既宣。左秦右川。北讐方睦。西兵獨嚴。壯茲遠猷。卓茲偉志。一時之英。而不大試。高牙大纛。虎節銅符。東將寬民。乃公所餘。相維權奸。公以才忌。瀕死荒垂。非公所悸。孰是叔季。而有斯人。孰是北山。而落其英。嗟我思公。去之百歲。思莫見之。見其後裔。維公之英。育多聞孫。尚繼其志。而世其聲。亦有適莊。景爾家世。北山之英。表此大字。北山之英。鄭公之人。仰止攸同。矧其後昆。吉甫作頌。勉爾聞孫。鄭公是似。北山之英。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崛崙派南條東走欲無極海氣薄回襟清淑轉鬱積巍巍天台山東表千萬尺其上有仙靈其下有英特伊人天一方從往恨未卽渺渺隔蒼山跂予三嘆息

昔歲在東壁紫氣踰蒼山金君初筮晉趙侯亦開藩下有蓮幕友上有師帥賢渾然和氣中砥柱屹流湍使我千里民賦政兩淸安益知天台高楚波浩無邊一朝別流泳先後俱東轅邦民一何孤天意一何慳舟流安底止郡政將改絃嗟我千里民生意復茫然

自從夫君來斂氣躡須女遊刃肯綮間淬鋒滄浪浦直說浩難容才名世所妬枳棘豈棲鸞百里非賢路善刀謹自藏大烹鼎可負

自從夫君來三惠亦曠乘天台本多賢門君獨何盛大兒十四齡神氣極凝瑩溫然荊山璆可續虞磬韻小兒年十一磊朗益自俊壯氣已食牛風蹄期奮迅兩載辱交從一朝隨歸鞚相見復何時相別涕其殞美質不可恃學問無窮盡少小日易逾德業須自竟執手獨徬徨愧無珠玉贈歸哉各努力教忠家有訓

白雲蒼山東歸驂邁長道采采斑斕衣怡怡華萼耀俯仰浩無怍歸來豈不好正疑稅駕初已有征車召努力崇明德勳庸良自保我亦志四方匪伊瞻旗纛

景定甲子九月九日舍弟麟至何公權弟繼來定登高之約東行再約南仲元質二賢族子同登三峯初至山下策杖以登木石藤蔓之間尋徑甚微出其上始夷坦可得循隴而登則巉巖壁立氣象雄

偉因捫蘿而上摩娑舊題又上重岩石臼在焉再上懸崖之間忽東峯有山行者三人遙相呼應指示洞處舊聞山下人言天將雨則是洞必先有雲氣越危石又數重始至巔聞其上有古瓦不知其初何以有此何公謹由中峯陰崖而下呼之久而後應諸兄有息於山腰者上下相望恍如登仙四顧浩然若有得也歸來因紀其事桐陽叔子金履祥吉甫

九月天氣清高颺掃虛碧山色臼嶙峋山意亦寥閒有來二三友勸我振雙屐問道始委蛇陟巘轉深密犖确礙微徑藤蔓絆行色岡阜出坡陁重險更崔嵬絕壁詫天造石笋疑人立上上復扳援巍巍亦恂慄摩巖追舊題捫蘿着新蹠徇僂度崎岩盤薄踞危石誰鑿丹臼深碧瓦孰摶埴云胡半空中有此千載迹中峯涵劍氣幽洞飛靈液霏霏人間雨往往此中出陰崖採芝人東岡並遊客虛谷遠應聲重崦近成隔而我獨油然振衣表千尺川原一以眺蒼莽浩無息長風拂巾袂太清可噓吸乃知艱險餘始有高明極益知身轉高冥然氣超逸登天信有基昇仙豈無術何當躡飛煙高舉振長翮倒景淩三光達觀天地窄

遠遊篇壽立齋時立齋在廬陵

我歌遠遊篇西望心悠然孰能爲此遊渺渺重山川和鸞車班班珩佩聲珊珊塊視幾邱陵帶視幾流泉正氣凝陽剛端操淩雲煙猶將經天地奚獨此江山黃鵠以爲御鸞鳳以爲參雲旗何揚揚八龍亦蜿蜿一舉衆山小再馳天地寬三駕跨八極高馳閶闔間正陽以爲糧六氣以爲餐金丹毓天和玉色頹脫顏俯視世蚊蝱起滅甕盎邊高超淩太初達觀眞後天願言膏吾車執鞭隨兩驂

題釣臺

咸淳乙丑之春。買舟東下。過富陽之東。嚴先生之祠在焉。因書其壁曰。西望先生舊釣臺。無窮山色鎖崔嵬。開歸故國眄春雨。遂起頹風生暮雷。萬事盡隨江水去。千年寧幾客星來。北山今有何夫子。不入經筵亦草萊。是歲之夏。復如京師。艤舟江干。祇謁祠下。登兩臺之巔。因念往來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講明嚴夫子之心事蓋審。魯齋先生嘗曰。子陵懷仁輔義之言。深得聖賢之旨。而世之知先生者殊淺也。因系以詩曰。

誰云孟氏死。吾道久無傳。我讀子陵書。仁義獨兩言。仁爲本心德。義乃制事權。懷輔存體用。治亂生死關。乃知嚴先生。優到聖賢邊。歸來釣清江。夫豈長往人。漢道紛雜霸。文叔度幾沉。何如對青山。俯仰日油然。我來一瓣香。敬爲先生拈。陟彼崔嵬岡。想此仁義心。儼若羊裘翁。縹緲暮雲深。一作如見羊裘翁。此道無古今。

龍井

嚴陵北高峯之上。臨崖有井。其實因崖下有泉。疊石而止之。甃以爲井耳。今山僧謂其開山祖師善導和尙。講經致龍。抉石爲井。蓋附會以神其法也。

高峯餘洞氣。石竇通靈液。發源已太孤。臨崖千萬尺。井甃回飛湍。修綆收澄碧。一飲清風生。膚寸寒雲出。山僧語似奇。老龍事無迹。我來翠微顛。得此寒泉食。東望子陵臺。連峯對嵓嶧。下有十九泉。與此相仲伯。因我招隱詩。凭高三嘆息。

詩五言律

題城南塔院

佳境城南勝浮圖占十分漁釣舡依竹僧齋鉢雁行夜牕雙港月日曉九峯雲不隨人世改千古澱波紋

登嚴州北高峯用韻

雄蟠古睦東俯視翠重重白塔清涼界烏龍伯仲峯雲連天勢近石釀井泉濃更上最高處扳躋意勿慵

輓北山何子三首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得眞統緒惟下實功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

昔年夫子在已慮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幃兄並殯丹旐弟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

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幽惟世變臥病亦春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里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幽宮

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攜手登山處山高風露寒共來岩壑裏別處海雲端意重言難足更深語未闌相期最高處志見兩俱安

詩五言絕句

苦熱和徐山甫韻

地捲槁苗盡人居沸鼎中何時霖雨相夢到武丁宮

詩七言并長短句古風

和干希夷廬陵觀梅

希夷西遊廬。觀梅郡圃。與山中朋友之感。如履祥者。山中之一人。讀之慨然。因次韻。

歲寒堂前桂樹秋。秋風浩蕩君西遊。羨君充此四方志。望廬何異登瀛洲。人生難得心相識。況君與我心相得。君心誰似惟梅花。雪霜不改馨香德。顧我思君日幾尋。歲寒又見梅花春。見梅不見故人面。空詠梅花如故人。月明千里雖同致。疇昔追隨今少異。始信燈牕朝暮同。此會人生良匪易。噫噓嘻。安得彼此長似歲寒枝。清芬處處同襟期。

唐丈命玉澗僧書仝華三洞。爲圖幛壽母。玉澗有詩。約和其韻。

仝華高哉幾千丈。翠壁重巒不可上。上下飛潛靈液通。朝暮煙雲恣萬狀。我聞元女蟠金鼎。至今遺粒猶可餉。又聞仙姑駕銀鹿。至今瑤田印層嶂。金華本是東南奇。未數劍門天下壯。有時笙簫響青雲。猶疑幢節迎仙仗。自古長生端有術。飄颻羣仙尚無恙。祇今洞天雙龍飛。何處華表聲清嘹。誰將此山眞面目。盡收奇偉歸圖幛。居然岡阜北堂前。未須屣履勤敖放。

代張起巖祁清塘詩

清塘佳哉。上有橫霄映漢之卿雲。下有通川入海之流泉。不舍晝夜揚清清。清流迴環山奔迎。暮雨層波綠。朝暉山氣新。呼吸溪光飲山淥。人人冰玉若爲貧。我欲買山居其間。囊中不靳金滿籯。明月清風對高士。絲桐一張酒五經。俯看塵世幾蚊蚋。須臾起滅敗與成。炎涼僅昕夕。晦朔分枯榮。眼前突兀徒駭俗。死

後滅沒杳無聞。孰若此地多君子。純孝千古留風聲。天光浮動映松楯。地望流傳光邱林。大鈞播羣品。生靈本一心。何況古人杰。由來毓地靈。欲爲混沌鑿七竅。須憑天工揮五丁。窮爲樂善之君子。達爲廟社之元勳。於此地靈有愧無鄙人敢此問諸君。

詩七言律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二首

圓容無際大無餘。萬象森然本不殫。百聖淵源端有在。六經芳潤幾曾枯。人於心上知涵處。古在書中非遠圖。會到一源惟太極。庖犧原不與今殊。

陋巷深居世已疎。書齋幽雅更清癯。神徂聖伏人何在。古往今來迹易枯。太極運行常自若。羲皇向上可潛圖。渾涵妙處皆全體。大用周流自不殊。

和王妙虛道士詩

我愛高人巧卜居。林煙深處着精廬。煎茶石鼎客當酒。劚筍竹籬自荷鋤。隱几要同吾喪我。鑿池戲問子非魚。高山流水知音少。欲去頻聽輒駕車。

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功名人事巧推遷。誰信此心卽此天。三軸文章祇借徑。萬人優劣漫爭先。豈惟科目一時重。要使勳庸後世傳。此意自期尤自信。端如蘆葦有豐年。

代簡汪名卿

聞道君居向紫岩。爲渠征役未遑安。從來古語貧爲累。豈謂今時富亦難。六十里間無一字。幾多心事付三嘆。秋來好着新鞭策。要把規模遠大看。

和陳復之韻

元化機緘未易知。此心之外更關誰。題名本自非千佛。造化休言是小兒。得失天心如契鍰。古今人事等花枝。看來勳業皆吾分。何用諄諄詫一時。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圖詩二首

生平杖屨未東湖。喜自師門見畫圖。堤貫橫橋分半水。規方盆尺已全模。衣冠上蔡存遺緒。絃誦濂溪可合符。此地先生開道脉。尚遲從往我非夫。

臨海關東水滿湖。書堂曾上赤城圖。地居郊左宜芹藻。天賜奎章示楷模。王謝後前傳正印。東南鄒魯定同符。誰終濺起平湖水。雨我公田幾萬夫。

景定甲子夏五三日。王希夷兄有弄璋之慶。是時希夷尚在歲寒堂。報至。以歷推之。日在參。月在東井。火在天西北。魯齋先生曰。此卿相之命也。越七日。希夷煮餅歲寒。諸友與焉。桐陽金履祥吉甫爲詩以賀。

七日已叨湯餅客。幾時親賞掌擎兒。有崇佛子於今見。王氏多佳自古奇。培養慶源惟一善。流傳家學有

餘師異時才氣須名世莫負先生卿相期

都下會安吉姚學林作詩奉勉

客裏相逢豈偶然羨君爽氣浩無邊世間固是少英物吾輩當期不負天撐起元龍湖海氣掩來坡老短長篇化工不盡斯文在莫學餘人學聖賢

後數日姚學林用前韻言別奉和

聚散雲萍有是言與君相遇帝城邊共吟黃卷東風裏相對青燈夜雨天養此俊明眞大器發予沈痼有佳篇贈言歸別勤渠意別後重哦卽見賢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誕辰時俱在歲寒王先生皆爲之設湯餅寅仲欲往三衢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爲壽作詩以賀

帝遣銀潢一派來日長春老起風雷誰知年少貴公子儼若儒先老秀才共作師門湯餅客早期庭下彩衣萊明朝又上柯山去更問長生要術回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誠出簪囓闔焼矚五字令賦詩

操似青松潔似蘗頌言忠信匪爲囓水分銀漢浸江浙地擁天台控粤閩人向少時宜娓娓德於進處更焼焼聊翁聞有侯鯖味昨夜霄人已目矚

進退格送蘇仝華辭官歸來

勇學淵明賦歸去。豈隨巧宦效脂韋。居官但飲雙溪水。問圃寧無三徑資。碧落競騰鵾鷁興。秋風獨憶鱸肥。吾皇側席思賢德。會有徵書下赤墀。

九日書懷

欲買山園種菊花。此心在苒負年華。幾時三徑成歸計。今日重陽轉憶家。落帽已驚微雪早。登樓爲望白雲斜。詩成捲起悲秋意。天闊風高未易涯。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層樓新扁表新功。箇裏工夫自不同。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山窺南北浮嵐小。月轉西東瀛氣充。更值樓前佳玉樹。君家槐蔭比車攻。（立齋故相家。時門前又新種槐。）

和徐山甫初秋韻

衆口嗷然重有秋。炎威何事爍林邱。原田處處成焦土。江水源源亦斷流。連月更無甘雨應。長空惟有火雲浮。如今幸喜仝風到。會瀉銀河洗衆憂。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時陳守罷去趙推解施田局而雨）

飢穰誰道盡由天。治國須知類小鮮。貪吏班車方立立。雷聲振鼓已闐闐。弘羊既往民無事。旱魃不來書有年。自此皇家歌樂歲。魚麗天保永無愆。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狹且暗）

以矩名軒義已諧方方尋丈自恢恢勿侵四壁藩籬限不費一天風日來學者毋欺惟暗室聖門所樂只靈臺盡朋但讀立齋記誰謂顏居曰陋哉

釋弟

我生半世尚茫茫西既隔谷東如湯衆責今方四面至百爲盡要一身當仲兄摘實瓜幾少伯氏劉葵根已傷康叔周公本相睦休滋俗見積參商

棲眞紀勝贈立公二首

高眞棲處在山阿古寺山靈久護呵三洞奇峯踞龍虎千秋喬木長藤蘿泉流清澈天地近石竇龍挺雲氣多一片飛來山更好飛來端的自岷峨（上中下靈洞亦名三洞又一洞名千秋一石屏名飛來峯）

閑閱秋高強入山棲眞勝地極高寒契泉水下人間去靈洞雲從天半看麗澤先生留姓字潁濱元子脫衣冠典刑尚在山深處爲肅心香不敢謾（殿壁上有呂成公諸老留題歲月寺側有蘇侍郎墓）

壽徐山甫（三月十三時在書館）

三春芳意徧羣芭今日崧高肇錫加西館暫爲湯餅會北堂長奉彩衣華祇今喜有菟裘約此去仍標桂籍花吉甫重歌山甫誦由來補袞是君家

壽張菌坡（庚寅生登仕郎）

恭遇瑞節初臨玉書裁度明年解又明年省卽躋強仕之期千載春而千載秋長奉慈親之壽某外叨

末屬中切贊欣漫課唐詩少伸華祝仰祇尊愛俯賜粲存

綠袖斑斕上慶庭鶯鶯燕燕競新聲庚寅初度踰三紀丁卯秋來快一鳴九十春光清晝永百千歲頌壽星明願君高舉紱蘭佩自古悠長是令名

輓王易岩

石笋孫枝萃衆芳少推夙慧映諸郎故家文獻典刑在前輩風流氣脉長誤把一編黃紙册未沾數寸綠袍香同雲慘淡西原路賴有遺編死不亡

輓劉南坡名漢英以理考升遐發臨感疾而歿

憶昔端平轉化紘公時輸奏爲安邊鼎成龍御方賓帝弓墜烏號亦蛻仙漫祀此情初已薄愛君一念世逾堅典刑今與丹旌去空些哀詞咽澗泉

輓徐君十二首

昔年澇旱苦頻仍南北郊關自越秦東浙於時猶道殣嚴邦此地況饑民能回澗轍西江水頓起翳桑寒谷春神理因推居上坐壓他持秉剖符人秉音柄

積善由來屬慶門如公積善衆推尊至於垂死片言頃猶是啁飢一念存有子已登天子學無人不感德人恩霜風慘淡禾塘路繼志揚名在後昆

輓蓮塘吳孺人

北風吹恨入佳城。忍聽依依薤露吟。家世百年忠厚意。夫人一點惠慈心。橋橫闌渚陰功遠。山遶蓮塘地脉深。記取秖今埋玉處。他時青紫映邱林。

詩七言絕句

題功父所藏畫卷

景定辛酉暮春早雨。桐陽叔子觀於藏清無咎之西牕而敬書之。

細雨書牕展畫筒。江山杳靄幾重重。簷花飛動衣裳冷。疑在雲間第一峯。

術士求詩

自分迂疎已遁思。君言造化有他奇。吾生果賦功名會。不使勳庸愧鼎彝。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以詩贈

術士錢神鑑。欲往橫山。求予書爲介。予不敢而以詩贈之行矣。神鑑見汪君明卿、方君叔炎。皆予所兄事者也。朱亨父、汪平仲。亦予舊交。其舉予詩示之。

錢君杖履到橫山。爲我傳聲譚話間。術動諸君應一笑。不教垂橐怨空還。

遊赤松口占

蒼虬夾岸幾重重。靈液飛流碧澗通。可是神仙易忘世。人間爭得比山中。

作深衣小傳王希夷有絕句索和韻

深衣大帶非今士。考禮談經盡古書。莫把律詩較聲病。聖賢工夫不此如。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萬頃平疇一色春。雙溪城闕北山青。登樓不爲閒瞻眺。此地前賢尙典刑。

泛免口舌

皇家科目喜宏開。輕比抽拈不擇才。多少官人無着處。不知能得幾人來。後因侍北山先生言朝廷泛免鼓舞數州士子雲集京師費盡物貴。皇恩雖弘。取人甚少。譬之狙公賦芧。只朝四暮三。而得狙之喜耳。先生曰。狙又自不覺。亦浪得一喜也。

都下賦歸奉別天台金彥如惠子明沈新之馬景昭趙寅仲。併呈于晦仲。時與寅仲以上諸兄初相識。諸兄又約便道至王先生歲寒堂相會也。

多士趨京我亦東。不排閶闔不南宮。此行識得天台彥。誰道歸舟載月空。

客中相見別匆匆。論學無由意獨濃。賴是歲寒來有約。不妨歸去又相逢。

卽事

佳人早幸已從良。好治絲麻理素粧。休向人前售歌舞。春風寧得幾時香。

咸淳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

履祥僭躐無狀。輒以梅竹有請於先生。撰杖之餘。比於運澤遊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之教之也。小詩二闋。敢告謁者。伏希尊嘗。

溽暑初蒸日正長人間何處有清涼先生筆下風威勁便放寒梅次第香　梅

圖書閱罷獨高齋撰杖油然午蔭回楮頴從容侍函丈不妨開引此君來　竹

梅雨書懷併唁汪功父

雨意蕭蕭重客愁如何五月便成秋士無祿養農無地早恐秋風糝黑頭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一榻蕭然竹與蘭床屏所畫擁衾話別轉留難明朝又渡湘江去細雨斜風分外寒

用韻贈別諸友

臨別哦詩比贈蘭聖賢問學貴先難歸歟休用嗟離索來歲時時到歲寒王先生書院名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洞房佳氣比椒蘭刑至功夫自古難莫使家人誇羯末楊花飛去北風寒

客嚴陵贈星史

七里灘頭眼獨清秋風許我快南溟東京太史知誰氏不算莊光是客星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峯

客中連日雨和風晴色今朝杳靄中遙想雁行公事畢肯來同上北高峯

東津旅中同徐改之館清溪源招之同遊

見說君居幽更幽。客中相望兩悠悠。願言攜手高峯去。俯瞰蒼茫盡睦州。

遊下靈洞。水深叵入。書二十八言。

久知靈洞鎖瑰奇。水石幽深路轉崎。佳境自多平爽處。笑渠索隱厲裳衣。

上靈洞棲眞寺聽琴。贈立公。

爲訪高人入山去。迢迢山路不知勞。此身已到山高處。更聽琴聲山更高。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攀。於今始至滋懷憾。不見先生卻見山。

洞山十詠有序

金華爲東南佳山。而洞山最奇勝。淸賞之士。固嘗憩椒庭。航雙龍。探冰壺。窺朝眞。而此山之勝。所遺尙多也。思誠子張君。少遊金華。攬奇選勝。晩好逾極。丁丑戊寅之間。避地是山。有桃源之心焉。朝夕遊處其中。始盡其美。嘗謂洞山之勝。有十景焉。暇日邀予相與觀之。大抵金華一山。其最高處。岡巒繚繞。四高而中下。有似仰盆。故舊名金盆。金盆諸峯。平揖競爽。而直南一岫。尤爲最高。又衆岡皆土。此獨帶石。其絕頂上平。又數大石浮着其上。如自天而下也。思誠子名之曰高石岩。自高石岩而下。兩山夾澗以趨。其東支卽爲洞山。南高處朝眞洞。中冰壺洞。下雙龍洞。三洞鬼奇。不在論述。洞前椒庭淸勝之士。多謂築堤止水。卽與靈隱飛來峯冷泉亭無異。思誠子以爲信。高石岩既爲中正之峯。則其下兩支之間澗水。當爲金華中

澗中澗發源岩下數百丈初始沮洳隱見竹石間潺潺漸成流合諸源泉始大忽石岩疊疊水中下懸數丈飛湍濺沫瀲瀲震厲名之曰小龍門又下行石間或平或瀉約凡五節殊可觀名之曰五疊泉自此澗旁無路山路橫出通朝眞之前自橫路中下又得中澗之濱石岩崎嶔可茇十人石際有古梅老幹嫩條澗水濺濺遶其旁名之曰老梅岩自梅岩南出其西支橫出一峯突臨中澗之上山西小澗合流其南則此山爲中澗之中峯無疑也故名曰中峯思誠子將結精舍焉而未逮也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靳之不以爲涘於時不屑冰雪孤松端操凜凜其於此山表微擇勝諸所品題終爲山中故事不鄙謂予各課一絕自維鄙拙未必能爲此山輕重而思誠子之命不容辭也勉綴左方思誠子其幸教之

山到金盆共遶回勢高羣岫獨崔嵬那堪絕頂又拳石眞似飛從天上來　上高石岩

洞府高深對月開長疑底裏閟龍雷天應不照人間世限盡遊人自此回　上朝眞洞

澗外煙雲膚寸合洞中冰雪百尋飛壺中日月憑誰記水自飛濛雲自歸　上冰壺洞

天蠻鬼鑿匪人間湧雪轟雷震地寒石上雙龍蓋形似更深須有老龍蟠　上雙龍洞

洞泉噴薄雨鳴窗竹石參差風繞楹好障陂流浸山影飛來靈隱一般清　上椒庭

雪液飛來自石峯金華泉壑此爲中須知流出此山外更會羣流共入東　上中澗

兩厓疊疊水中分瀑布飛流漱石根伊闕西河天一線山間號此小龍門　上小龍門

時行時止人高下。或見或聞雲有無。五疊何妨轉奇偉。終然萬折必東趨。

上五疊泉

片石崎嶔斜插澗。橫枝愁絕淨無塵。從誰石上裁冰玉。寒谷年年遞早春。

上老梅岩

高岩南下走羣龍。兩小源頭合一峯。聞道是中人不識。先生信善擇中庸。

上中峯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附編卷之五

為師議服

宋咸熙戊辰十二月北山何先生卒王魯齋謂金仁山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子其思之仁山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冠用素冠加絰於內而以生絹加於外絰用細麻帶用細苧魯齋聽議用元冠端武加白巾謂卽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及仁山往問張伯誠乃不以為然曰北山之生不為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於俗非北山之志也為吾黨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為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可表此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為古服魯齋服之可也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於是魯齋約日成服伯誠不往魯齋曰其恥與吾人黨乎仁山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為黨恥與履祥一輩朋友為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為朋友之糾彈可也按二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

傳道白雲

金華許謙聞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先生曰士之為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先生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

矣。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上俱見縣志）

仁山遺筆

仁山先生將易簀。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編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

挽金散翁

魯齋王文憲公有挽散翁詩云。瀫水之西巍然一峯。是曰道峯。翔舞而東。林巒蓊蔚。邱壑渟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頎頎。生有異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乃孝乃睦。乃大其識。教子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己。維己無斁。選舉法壞。取士以文。決於一夫。舟升遂分。良才美德。所廿隱淪。負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淳。我之識翁。因翁二子。典型是親。翼翼甯甯。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亦已晚矣。俯匍之義。眞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千嶂矗矗。萬壑沄沄。一邱永閟。昭明上征。萬壑沄沄。千嶂矗矗。子子孫孫。載昌載毓。此見仁山之家學矣。

書仁山先生集後

許謙

先師仁山先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獨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囊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詞奧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

上劉約齋書

先師仁山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於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之歉。可謂一世通儒。

又上約齋啓

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菴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跋夫子之墻。而見宗廟之美。攜手提耳。且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

輓詩二首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閟幽宮。

濂洛風雅序

唐良瑞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純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詞不若中正之發而放曠悲愁之態不若平和冲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關非細故也良瑞幼而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爲奇嶠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間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易之者仁山金子吉甫翁館我齊芳書舍暇日相與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濂洛風雅者開卷徐展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而未分類例然皆涵暢道德之中歆動風雩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昔之所聞因相與紬繹之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遺也第風雅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誡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詞歌操樂府韻語則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整意味悠長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鋟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觀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原者自文公淵源錄已難盡考又況百五十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文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倘有所得又當續編云時元貞丙申四月既望

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吳師道

嘗聞有道德者。歿則祭於瞽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於祀。豈不爲鄉邦之深恥。學校之缺典乎。校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栢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遊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爲在位者所阻格。宋季以迪功郎史館編竊召。已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就而卒。所著尚書表注、大學章句疏義、刊於婺江東憲司。刊指義於宣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注考證、傳學者文集。藏於家。先生道德無忝於前修。論注有裨於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況先生後嗣貧窶。非欲藉是以庇身。而其見義舉揚。亦非託之以要譽。如蒙轉聞有司。祀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奉安仁山先生神主詩二首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諸君宣化文明運。百世流風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沒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杰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沂眞傳自紫陽。策祕當時山海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社。學子濃熏一

瓣香端籍廣文崇教事相看不恨鬢毛蒼

金文安公仁山書院記

董　遵

仁山書院者爲崇奉先儒仁山金先生而作也先生居仁山受學魯齋王先生從登北山何先生之門北山嘗親炙朱子高弟子勉齋黃先生厥後仁山又以其學授白雲許先生推源統緒四賢者實朱門世嫡始東萊呂子與朱子南軒張子友倡明正學允矣東南鼎峙蓋百五十年一鄉五碩儒相繼挺生咸以斯道爲己任世稱金華小鄒魯云東萊在宋有麗澤書院元有北山書院四賢書院我師楓山章公與聽庵鄭公恆慨夫蘭谿仁山闕里也而書院獨無非缺典歟於是前郡守維揚趙公創議相基得城中所謂天福山即慈明佛院廢址者巋然高朗可以有作既而郡守東山劉公至以茲事首風化亟是焉圖適郡判毘陵趙公來視縣政經畫既定遂以督役委於仁山宗裔曰鏞者間則郡丞濟南張公時和協贊而前令周君勳今令錢君烱亦與有力焉構於己亥夏完於戊寅春堂肖先生神像門揭仁山書院煥然新廟之規固盛舉也今郡守關西王公偕郡丞公一日涖縣瞻拜之餘相顧喟曰是固高山仰止之地也鄉有楓山邇文廟鼎新已有記矣茲院顧末屬諸其門人不亦可乎郡丞公誤及遵爰語錢令見喻焉遵愕然自失晚生無知安敢冒昧固辭之而郡丞公固強之不敢已也竊惟仁山之學上泝朱子之傳北山所示曰省察克治魯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當時議者以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承二先生之教而充之已者也其示白雲既曰聖人之

道中而已矣。又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則其師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蓋可見矣。抑吾同志又有論云。君臣人之大倫。道之不行。聖人雖已知之。猶謂不可廢也。仁山生值天步艱難。尙欲有爲。志既不行。宋亦不救。憤惋鬱紆。一飯不忘。睨彼仇方。乃惟夷狄。春秋之義。尤慨於衷。故前編末語。良工之心。良獨苦矣。其曰予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孰其知之。孔子於夷齊箕子。皆稱曰仁。若先生其亦求仁得仁矣乎。嗚呼。後之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欲知先生心迹之微。其尙究於斯哉。書院旣成。趙公且將梓仁山文集以傳於世。皆可書也。

仁山金文安公傳略

章贊

金文安公、諱履祥、字吉甫、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充極於用。及壯。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師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幽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敍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先所上書。咫尺

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先生屏居金華山中。兵火稍息。則上下岩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悠然。至於接物。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先生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矣。文定文憲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係於倫常也。先生嘗謂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祕丞劉恕爲外記。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爲詞。乃以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係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晚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如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一卷。論孟集注考證十七卷。尚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先生見王文憲。首問爲學之方。王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文定公。何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截斷爲人。又曰。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栝字也。議者以爲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

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聘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據發其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晚歲。築居仁山之下。學者不敢字之。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先生於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章贊曰。先生幼而敏慧。授之書。卽能記誦。比成童。補弟子員。屢試前列。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棄舉子業。師事魯齋王公而受學焉。旋又因魯齋而登北山何公之門。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旣密。造詣益精。蓋何王學本於勉齋黃幹。而得朱子之嫡派。其授受淵源。粹然一出於正。素抱經世大志。凡星緯方輿禮樂刑政田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而推極於用。嘗以布衣遊公卿間。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聽。及國勢阽危。始思其言而莫救。徒令人扼腕而長太息也。至當胡元御宇之初。詔使侍御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生正年當服政。倘出而以遺逸應世。則展生平之夙負。豈不可與許魯齋、吳草廬同類而共稱之也。乃先生窮居獨善。而冥鴻高飛。卽甲子紀年一事觀之。而其敦行明誼之大節。何減於桐江之風。維漢鼎。栗里之靖節。晉室也哉。至其晚年。卜築仁山之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諭風指。皆可誦法。所著通鑑前編。元世、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若大學疏義、中庸標注、論孟考證。我成祖皆載入大全。固已萬世不磨矣。而又何俟後學之贅言也哉。

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徐　袍

婺之學。蓋始自五先生云。成公世學以關洛爲宗。而文定親炙勉齋。得考亭之奧。授之文憲。仁山先生並

師二氏而充括衍繹以開白雲之傳一時里閭學士彬彬向風婺以此稱小鄒魯云然余嘗聞之儒者之學所以昭揭人文蹈修聖軌而匡世風也元之變極矣爲宋臣子宜其憤然傷之而當時章縫之士非惟莫之傷也乃俛焉臣之不顧可謂儒者之道如此乎先生宋之遺民也自德祐之難遂高舉不屈而前編之敍亂稿之題箕操之廣泫然有餘悲焉斯其心可與汨汨汶汶者道哉顧其名猶以著述顯而敦行明誼之節猶若有未白者余是以譜而表之俾世之學儒學者監焉

宋徵士仁山金先生言行錄序

徐袍

余每觀宋元間事未嘗不愴惻流涕也至讀宋遺民錄則又慨然慕者久之曰嗟乎宋何烈士之多也或曰宋養士厚士故報之然則忠義之道顧發之自上耶抑養不養報不報在其位者急而下則緩耶殷之末焚炙刳剔之刑加諸有位其亡也義人頑民死且不悔彼豈有所感而報耶夫君臣之誼根諸天經具人形者同有焉君子明理養氣斥絕世紛盡其心以自終焉而已顧視養而上下其報乎我仁山先生金子於宋氏爲遺民爺粟不相及而慤嫠於邑抱一以終此所謂求仁得仁報不以養者哉先生在宋嘗以史職召不用殞於元故傳在元中後人遂因以爲元人鄉祠木主書皆從元余爲諸生時質於余師章素庵同請於學易其主題之倣朱子靖節書例稱徵士冠以宋蓋從先生志云抑先生平生以道學顯故不仕改世一節世多忽之然後所謂忠義非道邪其所著述立於世久是以不敍敍其軼事

奉章廷式先生書

董遵

昨至都下。本欲請教。毒暑中。恐往來不便。非敢取疎君子之門也。幸惟亮察。吾鄉文獻荒落。賴在先生扶持。嘗抄得仁山文集一册。實出吳禮部家藏。後生又拾遺得若干篇。又得仁山行狀挽章等篇。附錄於後。粗已成編。潘南山孔修。嘗作序矣。乞先生重加較正。幷求後序。亦表章之盛事也。惟高明圖之。

仁山先生文集序

徐用檢

昔朱元晦先生。始謁李愿中先生。語之曰。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於何處騰空理會得一箇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體認。朱先生唯焉。憬然悔悟。遂去分殊上尋理之一。由斯而觀。理曷以一。分曷以殊耶。愚生也晚。幼侍仲父仲章先生。則每聞仲父稱述先生賢。間窺仲父所編先生年譜。中載先生語許益之高第明理一分殊之旨。而喫緊以分殊。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愚竊記憶之。比年十五。而仲父逝矣。惶惶蘧質。四顧寡儔。既弱冠。而闖然以庭闈之誨習。隨厭末俗而嚮方焉。遊泮忝仕。或進或退。四十餘年間。雖甚慚魯鈍。而未敢廢學也。然而竊自聖經得之。記之言曰。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源委也。此之謂務本。夫天一生水。汩而爲原泉。盈而爲科。涯而爲川。放而爲四海。何莫非水也。然而原泉可盡水之量乎。匪原泉則無水。匪四海則靡盡水之量。虞廷精一執中。而親睦風動。協和萬邦。此君子之所前覩也。孔聖之門。難爲言矣。非難爲言也。難於體與用之協一也。是不得已而然也。孔而後爲孟之世。卽入羣緒。怪迂不經。或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之境。而不由君臣父子綱常大道之施。比考佛倪兩漢。而佛濫觴於晉梁。噫。敝也久矣。唐之韓愈。隋之王通。亦猶爝火之光也。不有宋之周子、二程、張、朱子。曷續如綫之緒乎。

仁山先生蓋得之何子恭王會之二先生之傳。而爲朱學之嫡派也。今讀先生靜佳樓之詩曰。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此雖一斑。而儼思寂然。感而通天下之故。千溪萬派。一敬流行。無所往而不逢其源。蓋於李朱二先生之授受。不爽衡度也。故平居儼然終日。出處分義。各當其殊。及徵之經世大略間。於天象地形兵刑禮樂。靡不研究。奇策不用。歸隱華山。甲子紀年。署前聘士。年譜序云。先生敦行明誼。不徒以著述顯。近是也。迨其著述。散佚已多。則以嫡嗣無存之故。而所藏有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亂稿、噫、稿皆出自正傳吳子家。而道卿董子。增入多篇。彙以成集者。愚亦錄而珍藏之。茲歸自留都。適裔孫文學金應騄、祠生金有爲輩。復持是集。以索愚序。愚惟先生之文。析微徹義。自成一家言。律詩取意而不泥律。古風意宣而語勁。純如也。其間復見天心之篇。次農之說。廣箕之操。過釣臺之題。歌古魏晉之章。辟之鴻隼乎朶而羽翰戾天。夫言者心之聲。古今人莫之能違也。而先生所注精表春秋之志者。則在通鑑前編一書。繹其義不謬於聖人。而尤折衷於詩書執禮之訓。不遺於舊史諸子之旁求。乃其自序則云。王仲淹續經有作。聞變而泫然出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之治。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所爲志也。夫世之學稔有乖於分殊者矣。傳朱者其究支離影響。競注釋之長。而昧於協一。挽朱者矯往過直。而卒之炫奇獵禪。蕩佚天命。人心之正。而莫之底止。然則先生之學徵之文。備悉其行事之實。使其得孔聖爲之依歸。則豈惟度越諸賢。將謂之曰曾孟之具體而微可也。

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章品

我閩溪在宋實多先哲若范相國文肅公鐘范賢良先生浚羣奉祀困應開州鏞皆有著述發明聖經遵崇心學至仁山先生金文安公履祥得金華北山何文定公基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栢之傳造詣益深著述最富又得白雲先生許文懿公謙傳其學故當時號吾婺爲小鄒魯以有東萊呂成公祖謙倡導於前諸先生承繼於後可謂盛矣仁山先生之著述具在國朝大全者固萬世而不可泯至其遺文故稿片言隻字流落鄉邦者迄今二百餘年猶有存者豈非以吾道命脈人皆知所愛護人心天理人皆知所珍重故能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也與先生之學淵源所自雖有得於何王二先生然其造詣之精深見識之超卓亦未必無出於師傳之外者其見道其析理於程朱之學殆未可以輕議之也吾友董道卿得先生遺文二册上虞潘孔修既爲之序又自溧陽寄予留都復囑爲之跋品捧誦再四欽仰文辭高古議論正大無非寓道之言及讀柳太常之行狀又知先生祠於學宮雖當時公議之不容廢亦禮部吳先生正傳與有崇重之力焉道卿表彰先生遺文之心與吳禮部之心蓋異世而同符者嗚呼人亡而其言不亡世遠而舊學猶在斯文一脈之親其可誣哉

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董遵

右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五卷實遵所編校者嘗考柳文肅公狀先生所著雜詩文若干卷藏於家有曰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亂稿仁山噫稿皆先生自題及考禮部吳公題先生手筆册謂其子孫不能有此册乃鄉人何謹仁所藏噫先生文字散落久矣無聞乃者遵於禮部裔孫家借觀遺書偶見

所謂先生手筆册者一編。亟求錄之。亦非前稿全書也。又嘗閱鄉賢諸集。間載先生之詩之文。得若干首。幷有及於先生者。若狀若挽若序若書若詩若干首。總曰仁山文集。上虞潘孔修。旣爲之序。香溪章廷式。復爲跋之。遵恆欲詮次以傳學者。乃未及也。今調官海外。間取而校之。第爲五卷。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皆先生所自作。其五。則附錄諸公爲先生而作者。書成。識此於集後。見是集之顚末云爾。若夫先生道學師友之淵源。則固有前輩成語在。覽者詳之。

仁山先生故宅

在純孝鄉十四都桐山。按公產於上金。距祖族桐山二里許。後講學於仁山之下。因稱仁山先生。

仁山先生祠

縣西天福山。卽書院。

仁山先生墓

純孝鄉仁山後壠。羅後山之下。兩峯對立。中有圓墩。地名小釣。

仁山書堂

與道峯山相對。先生中年所築。北山何文定公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往往受業於是。先生晚年寢疾。白雲許先生、自金華草廬徒行冒雪。來此問學。今堂廢壞。人猶稱其地曰學堂云。

講道齊芳

齊芳書院。在杜竿山之陽。金仁山先生、常講道於此。爲唐良驥德之建以延先生者。其弟良知、良史、良瑞、皆學於是。而良瑞號石泉、尤知名。嘗取仁山所編濂洛風雅。分類例、板行於世。良瑞爲序其首。

書綵衣堂

杜竿山之陽。鄉人范龍所作。以悅親者。仁山爲書其扁。今四百餘年矣。堂廢扁存。

重樂精舍

縣西北四十里。葉克成居士築室。以延仁山先生。而白雲許先生來就焉。仁山親爲扁其室曰。重樂精舍。道傳柳先生過訪詩云。山高殘雪凍雲根。笋轎咿啞村復村。莫道山中無樂事。梅花澗水日黃昏。其詩書於五星廟壁。字如碗大。筆法遒勁。四百餘年今猶在。廟前壁不壞。似有神靈護之者。

行狀

門人柳貫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爲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初由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谿三峯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亢。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谿桐山山下。而其羣從子姓。有曰九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於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於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

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係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二府君端澄生三子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爲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臣於先生爲祖蚤孤而能宅心經術出遊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向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累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充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產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眞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容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爲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闉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爲童子科學問詞章望於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年二十三迺即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文公先公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即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谿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栢、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於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敍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併以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問已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爲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以正。何爲不安。其議遂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卽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於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阽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宇棟雖具。絃誦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藉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尙知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夐。士習於此。果能專一其志

向。禱以讀書修業爲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爲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據發仁義之奥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眞足以動夫人也。於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震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岸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贏糧景附。踵屩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爲羅。闢塾延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爲人。卽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文公之於論孟。製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考證。乃若大學、文公既爲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尙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支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讀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圍之外。曰尙書表注。而自序其述作之意。又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記其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讐則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

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議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祕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係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以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純粹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注。以服襲儒先識見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

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機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淺恆之求深鈎其玄探其賾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益所趨皆寬平於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己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正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胸膠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困吝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疢疾察脈製劑適其浮沉滑澁之候而中夫攻熅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之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則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於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過是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

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之義係於倫常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穎次頖次頡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室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存肥磽力有強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卽葬仁山後壠所注書有尚書表注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注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於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稿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訓義於易大全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注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敍而類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注書僅僅脫稿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

能遵稟遺志。益加讐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輝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蠹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閎闢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啓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删之正之。以還統體之會。而傳注訓釋之混於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功。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鑑潛思。終於眞積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眞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爲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己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定所居。歲寒。文憲堂名。）立志持志之訓。嚅唼道腴。而涵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

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尙歟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係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也方何王二氏之鳴道於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長於先生而文憲王先生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邃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爲貧游仕有志弗遑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子弟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遣趨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爲己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踵蹙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求其文關乎出處之大要者而敍次之併繫昔所逮聞爲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貞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歿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國學基本叢書

仁山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金履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